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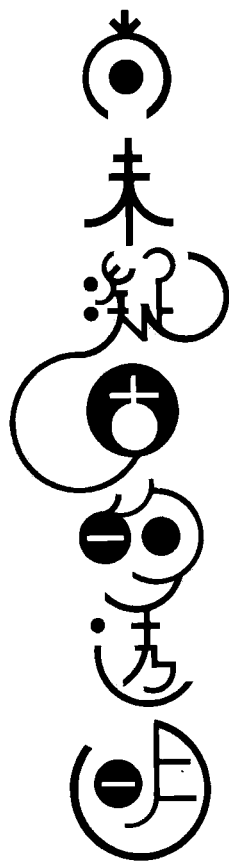


未知の遠く

作品
薛濛远

上海文艺出版社

薛
濛
远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尚未凝固的透明/薛濛远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21-4235-4

I. ①尚… II. ①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5085 号

责任编辑: 乔 亮

封面设计: 薛濛远

尚未凝固的透明

薛濛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38,000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35-4/I · 3272 定价: 2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第一章

除却占据全身三分之二体积的巨大的口外,怪物的所有器官似乎都自人类身上抢夺而来:充当右眼的是保留着惊惧表情的半边脸庞,左眼则尚且空缺唯余黑洞。不对称的双耳。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显然来自人类的两个左耳分别出现在了它的头部两侧。四肢由方向各异的、插在躯干团块下方的人类手臂所代替。毫无协调感,且与嘴巴相比,小得让人怀疑实用价值。但它确实是用那些“足”在行走。我能看到那半透明的躯体里处于消化状态中的数剪人形。或许味道不够好的部分——鼻子、脚趾、眼球——则不断自躯体中掉落出来,沿着紫黑色的粘液落在地上,发出令人不快的声响。

兄弟,您该注意下形象问题,洗个澡、减减肥、整个容咯。我试着用脑内的玩笑话来缓解紧张感,不见效。

血肉模糊的活物向我张开口来,喉中发出愉快的咕声以及刺鼻的腥臭。

不待有时间思考诸如“啊,我就要在这里死去了吗”一类颇无创意的独白,异味毫无征兆地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树叶的清香。蹿至高空的大量树枝挡在了我与怪物之间,将其吞噬又迅速地隐没进入地下,未在街面留下一丝痕迹。

我颇有演戏之嫌地眨眨眼睛。方才的事件发展过快,全程不会超过一分钟,但却足够让我解读一个毫无含蓄之处的象征:不祥。

因此,在放弃继续慢跑转身往家走去的时候看见了濡影的身影,实在很难说是让我感觉欣喜若狂。怪物的出现,预示着濡

影身上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大脑，晦气的念头已然形成。

“哈。怎么可能。开玩笑……”我自言自语着摆摆手，仿佛如此就能取走语言具有预言性质的咒力。

一个糟糕的玩笑。如果玩笑是真的，那么我是藉由语言的形成塑造危险并施加到了濡影身上。再糟糕不过的玩笑。以至于隔日甘对我说了那五个字之后，我忍不住回了一句于事无补的话，这是开玩笑的吧。

甘说的是：濡影失踪了。

“濡影？”

九月十一日晚，怀着尚未得到证实的预感的我，轻念了她的名字。虽然天色黑暗且间隔颇远，我却不会认错。像往常一样，她墨色的及腰长发安静地贴在背上，白衬衫的下摆整洁地收在黑色短裙里。但让我确认是她的原因并非外表。包裹着人们的念会发光，而濡影的光的形状是独一无二的。她的细腻柔滑的念像薄薄的丝绸般流淌在她的身边，令人联想到时间之河的纤细分支。

她回过身看见我，眼睛里露出惊讶的表情。继而，她合上极具有空气感的眼睛，轻轻颌首示意。

我略微地吃了一惊。她感觉到了我的存在。濡影不能够说话，耳朵也听不见。对她说话的时候要面朝着她，尽量将口型作清。她不用太多手势，眼神和些许动作不够表达欲表述的内容

有重要的事情，说给甘，担心说完之后不好……

陪我吗？

我没有受打击，我真的没有受打击……大概是想将这个自我催眠式的说法按进脑袋，我扶住了额头。我对自己说，没有女生找男生告白还要拖上别的男生去壮胆的，所以不要胡思乱想庸人自扰了。

“好呀。你是现在就要去吗？”

她点头。

“甘……在哪里呢？”

她摇头。

“我来联系？”

她侧过头，表示随便。

我向濡影借来她的手机，拨通甘的号码，向他说明状况。

“甘你现在在哪里？我和濡影过去你那边吧。”

“在海洋馆。”

“除七八月、十一黄金周及春节外，每晚六时停止营业的海洋馆。”我确认道。

甘噗哧笑了，说话的声音也抖成了波浪形。“你不是总喜欢在闭馆后偷偷留下吗？好奇你为什么喜欢那样，就来体验了。”

我不知如何作答，只得转向濡影。“他说在水族馆。”

濡影指了指大概是地铁的方位。我向手机说道“这就过

去”，然后挂断。接着，我又接通了家里的电话，向母亲说明迟些归家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否当母亲的都是如此，但是我的母亲只要一會找不到我，便往最糟糕的方向去设想。高中的某天我曾因闲逛书店而比说定的时间晚了数小时回家，手机刚好没电。走到家楼下时，困惑地听到有人喊我名字。声音像是有人自远方用力地向我喊。我皱起眉环视四周，却没找到喊我的人。抬起头，看到母亲正在三十三层高楼的窗边喊叫。回到家，她说一直站在窗边眺望，急得险些报警。听到她的话时我笑了。不过，自那以后，我就害怕忘记和她保持联络。

“水族馆？又去那种地方？你都几岁啦！”母亲的声音颇为不满。

“嗯……”

“明天陪我逛街。”

“好……”

一旁的濡影笑个不停。我颇为尴尬，快速地结束了通话，与她出发前往海洋馆。

位于浦东的水族馆，我曾去过数十次。对于海中的生物存有特殊好感，淡水鱼则全无兴趣。我钟情的是潜伏于近乎无声无光的深海中的、具有阒寂辽远的气息的瑰异生灵们。玻璃魷。乒乓树海绵。滨紫草卵。得名于小象丹波的丹波章鱼。又或是各类的深海水母：Jellyfish、果子冻鱼。多么可人的名字。甚至拥有梦魇般长相的丑陋怪物也以某种方式吸引着我。鮫鰐。蝓

我怕是或多或少因为濡影的缘故,拥有对他形成偏见的动机。

“既然都来了,进去参观一番吧?”

甘这么说着,将手里的电筒向空中抛出,待它旋转数周并因此用细长的光刺了我的眼睛数次之后,重新用手接住。

跟随手持光亮的甘,三人的脚步声们回荡在空旷的长廊。我思忖着是否应当适度给同行的两人做些玻璃后方诱人生物的介绍,但又担心未免会有强加于人之嫌,索性作罢。

沉默中,四周没有征兆地陷入了黑暗。

一时间以为是手电筒耗尽电能,遂即则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即使身处的是没有窗扇的室内,此等程度的黑暗未免也属浓稠过度。好在因突如其来的黑暗而产生的担忧片刻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逐渐现身的点点光亮。我皱起眉头仔细看过去。

光亮们摇曳不定,在一个方位消失,又在另一个方位亮起,仿佛深林中隐隐耳闻却又轻得令人担心那是自身幻听的琴声。

“……是海天使。”

辨认出光亮的原本面目后,我忍不住出了声。

Clione limacin。有人唤它们作海天使,也有人唤它们作冰之精灵。大小在两厘米左右的,半透明的,无声栖息于结冰海水之下的浮游性软体生物。透明的双翼在密闭漆黑的空间中扇起诱惑人心的光亮。

光虽美丽,却总令我心生警惕。类似于获救的瞬间预感到的更大劫难。或许生活偶尔伪装友善,以此诱骗人们存活。然

运气好的情况下可以找到完全干净的桌板。运气稍次些,也能找到仅有四行铅笔运算草稿的桌板,认真擦拭之后,尚能进入容忍范围。这日却因前晚失眠迟到,失去挑选座位的自由。

不似铅笔的痕迹这点令我颇感忧心。然而它甚至不像是笔迹。金绿色。细看之下,笔画中像是有琉璃色的光亮徐徐流淌。令我联想到念。我决定不用橡皮去擦。可以确定留言是写给我的。冥冥中,我感觉到无声字迹对我发出的有声呼唤。

“树的坟场?”

奇妙的语汇。能够异常贴切地用在蹩脚小说中。我尝试把卧病在床了整个白天的大脑推醒。它百般不情愿地推推眼镜,以其欠佳视力检索知识库存里面能同“树的坟场”联系起来的条目。

例如,位于学校后方的伐木工厂。每每经过,总会感觉一股几近能用肉眼捕捉的污浊与压抑悬浮于有序堆积的木材之上。我试着想象木材曾经在森林中的模样。想象不出。一直不能成功地以语言描述该不快的气场,桌板上的那四个字倒像是我没能找到的贴切短语。

只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缘由邀我去往树的坟场这类仿佛绝不接近的地点呢?不能依照社会潜在规则地,约在咖啡店等场所中吗?本就是注定不快的一日,又遇到了无从理解的怪事。

沉甸甸的思绪不仅害我全然没将上课内容灌入大脑,也拖累了我的步速。黄昏已然散场,我却尚未踏出学校。白晃晃的路灯沿着人行道嘶啦啦地逐盏燃起的时候,我的余光擦过一件

令我手指的温度骤然跌落的异常之物。

右侧的墙上,一个大致呈现等腰三角形的灰影正在环绕盘旋不止。四下张望,不能找到拓下剪影的本尊,即使擦去自额头渗出继而淌入眼睛的汗水后也不能。

看似自由,却无法隐藏其命里受到的约制的运动方式,与其说是飘荡,更像是在水中潜游……

——是缸鱼。

姗姗来迟的结论终于闪现。是与在濡影消失的水族馆中所看见的相同的缸鱼。

鱼像是解读出了身旁人类的心思,不再原地回旋,转而吸附墙面径直往西游去。无从选择。提供给我的选项唯有紧跟上前,却是不久之后便弄丢了它的踪影。我困惑地左右张望,荒凉场地好像只有我。这是完全陌生的场所。四下光线阴暗,树与草地在风的流淌之中游动不止。云层的形状堆积形成雨的预感。抬起头,果然雨正自云朵中掉落出来,只是仰脸许久都等不到它们砸到额头。我眯起眼,看清那些并非雨水,而是灰色的碎片以淡漠表情掉落下来——笼罩着我的天空,正在逐渐碎裂。

自中心点起高速塌陷而后四向蔓延,直到破洞直径大到足以显露一棵悬浮巨树。由于仰视,我能看见的大部分是其纷繁错杂却又苍劲有力的无数树根。与树上端的枝繁叶茂不同,根须给人的是种被称作遒劲的独到美感,是沉淀千年的,淡然并且沉着的生命气息。我开小差地心想,不知那些悬浮在青冥之中的根须,是自何处汲取养分?

右脚无法站稳。低头查看,发现脚下的地表在不为我所察觉的状况下,已被浩渺无垠的碧蓝苍穹完全代替。下方的天空里同样有棵巨树。不,并非另一棵树,而是上方巨树的倒影。又或者头顶上方被我理所当然视作本尊的才是倒影。无从区分。我尝试抬起左脚然后放下,圈圈涟漪应声掀起。

我正站在淹没整个世界表层的水面之上。几乎像是对此念头做出回应一般,身体失去平衡。被剧烈震动的视野和突然受阻的呼吸限制了思维能力,数秒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跌入了水中。

我害怕水。

无法在水中睁开眼睛,被水扭曲了的、与空气中相当不同的说话声,也令我倍感困惑。高中必修的游泳课成绩是零。这样的我却恰恰钟情着深海的生物。又或者正是因此我才会如此钟情它们。

然而,不可思议地,此刻在水中不断下沉的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大概下沉是令人安心的。令人惶恐的,是水面的挣扎。耳朵里响起沙沙的声音,是在我身后延伸开来的根须们。它们纷纷张开环绕住我,而后拢起将我纳入其中。如严寒中的床铺般的安心感,就此将我层层包裹。

慢慢地雪无声地蔓延至我的耳朵。好像能够明白了。一定是那件事的线索。雪盖住了我的眼睑。我失去了重要的人们。雪填进我的耳朵。我能够听见它们的声音。

我在雪中渐渐浮起来。我听见雪在耳蜗里面低语。它们说。

“您好,苏青先生。”

我拂开盖在眼睛上的雪,可是弄不掉。那不是雪,那是水。无尽的水挡在眼前,没有可能伸手拨走。水的后面是交错编织成厚厚的壁的根须。我试着动动手脚。它们的动作怪异难以控制,却并不是完全被束缚住。困着我的不是固体的雪,而是温暖的水。

“苏青先生,烦劳您来到我的海域,辛苦了。”

耳朵里有说话声。我伸手摸摸耳朵,仔细想来,声音大概不是自耳朵里传来,而是直接响在脑海之中。

“请容我自我介绍,我是树。”

原来是树在对我说话。我在心中回答一声“你好”,对方像是听到了。

“我明白您不喜欢水,可是为了能让您能够听见我的声音,不得不请您来到海。”

我不明白树所说的海是指怎样的存在,但出于礼貌,依然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

“谢谢体谅。我是想帮助您的。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人吧?如果想要找回那个人,我觉得先成为一位断念师,会对您有帮助。”

“断念师?”

我似乎明白了用脑海中的噪音对话的方法。出乎意料地简

单,却又说不清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就像学会呼吸、学会吞咽一样。

“对,断念师。您的朋友迷失在了不隶属于人类的境界,因此您需要自‘物’之中收集线索。”树沙沙地清清嗓子。“一切的存在之中——无论人类、动植物、物件、空间与时间、具体的抑或抽象的确立的抑或尚未确立的概念之中,都存在有一片海水般的‘念’。那不是人类的眼睛通常能够看见的东西,所以相信着‘眼见为实’的他们不曾察觉它的存在。但是您不同,您看得见‘念’,这是您具备断念师资质的证明。”

我以前只是由着性子地将之命名为“念”,没想到竟真是它的名称。

“是说那些金绿色的东西吧?”

“对。所有的念彼此相连,形成‘海渊’。‘您’和‘路边那颗白色的石头’,本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藉由海渊的维度密切相连的同一根源的不同分支。只是因为两片海域——也既是念——的形态不同,导致两者不能够沟通理解罢了。物品不是死的,它们亦有物念,只是人类不能体会。”

如果一颗石头也有生命,我是不是从此就该对石头先生们都更亲切和藹些呢。我开小差地想道。总的来说,有生命的东西,会被视作更加值得珍惜。然而那大概只是同样拥有生命的人类出于自身对疼痛的恐惧而产生的同情。如果天气也有生命,那我与天气又有何区别?生命终究是为了对物质进行分类而制造的权益性定义。

习惯性地打开枕边的笔记本,上线,聊天软件上面没有人。
我盯视着电脑屏幕没有温煦的光发呆,回想树的话语。

“请您一定要找回走丢的那个人……”

我差点都忘记了。我一直把苏青、甘戮生和叶濡影的“三”
视作理所当然。

明明在遇见他们之前,我一直都只是个“一”的。人与人产生沟通的过程中总有相对主动与相对被动之分。三人之所以会成为友人,是因为甘决定同濡影及我成为友人。

濡影与我的唯一共通点,大概就是无声。我想,说不定人和他人原本就是因为巨大的鸿沟才得以区分彼此,没有填平的可能与必要。他人表达的观念只管颇有偷懒之嫌地作为对事实的解读之一无差别地接收,怎也不至产生说服对方接纳自身看法的勤奋念头。不投机者,只消自其面前便转身离开——当然这只是比喻,实际上则不能如此违背礼仪。

大学第二学期的第二堂绘画课上,我一如既往地找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打开随身听躲进音乐构筑的世界。教室里的一切喧嚣充满生机地流动不止,唯有以随身听为圆心的一米范围内迟滞了时间。

因为耳朵里塞着音乐,甘最初唤我的几声,我都没有听见。直到曲子与曲子之间空白的时间,才意识到有人在试图与我讲话,急忙摘下耳机,抬头看到那位后来成为了友人的陌生人。

相识那日共同进餐,得知甘是素食主义者,即使牛奶或者乳糖也绝对不碰。问其理由,得到的是“将尸骸或是动物身上的分

泌物吞入体内感觉恶心”。

我低头看了眼餐盘,甘说得不错。里面盛着的确是精心撕碎煮烂且以各种方式加以调味的尸体残块。说来奇妙,这一认识完全不会令胃产生不适之感。习惯成自然。

“那样也是你慈悲为怀的表现吧。”

我尝试让句子听上去有半开玩笑的轻快口吻,甘则不给情面地干笑一声。

“素食又不是不杀的对等。”

“你是想说蔬菜也有生命?啊,不过水果的话应该没问题吧,它们就是植物为了繁衍而提供给素食者的吧?”

“跟是否拥有生命没有关系。不过话说回来……”甘顿了顿,或许是在犹豫是否应当将其想法全盘托出,“你不觉得任何东西里都是有生命的?就好像古语里所说的,庸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呃?”

“我是说……真实的东西不是通常都不能用语言表达么?人们无法理解他人的感受,因为非自身经历的东西便没有必要去懂,而世界上又不存在两段完全相同的经历。所以……被我们称之为‘物’的东西,其实拥有感情,只是我们毫不知情。这样的事也是有可能的吧?毕竟人类所下的定义,”甘咚咚地用手指弹了两下脑袋,好像那不是他的东西似的,“其决定权都在这里。”

“你是说人受制于有限的感知能力?”